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Skizze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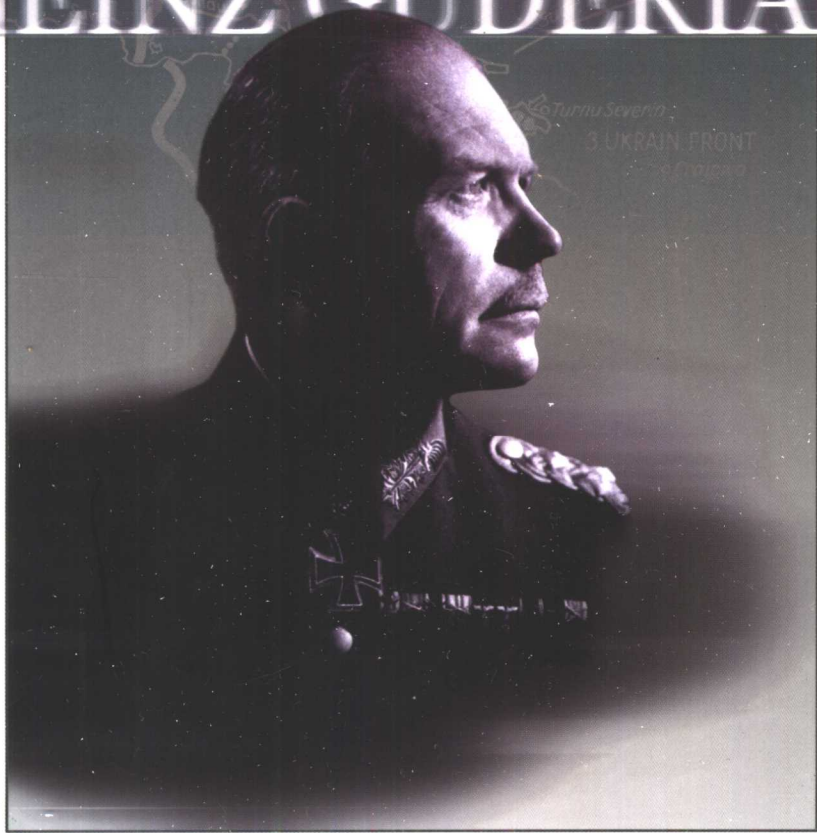
in Ungarn

# 古德里安将军

## 战争回忆录

〔德〕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著  
戴耀先 译

# HEINZ GUDERIAN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 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

[德]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著  
戴 耀 先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 / (德) 古德里安著; 戴耀先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4845-3

I. 古… II. ①古…②戴… III. 古德里安—回忆录  
IV.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884 号

根据 HEINZ GUDERIAN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Motorbuch Verlag Stuttgart 1979 年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86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德军装甲部队准备进攻。



1941年在莫斯科的夜间战斗。

古德里安在炮兵  
观察所。



古德里安在  
指挥车上。

##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一个军人的回忆》，作者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被誉为德国装甲兵的创始人，他的建军思想、作战理论是德国法西斯“闪击战”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1888年6月，古德里安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军人兼地主家庭，不满13岁被送入候补军官学校，18岁便被委任为少尉，先后在步兵营和电报营服役。1913年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派往部队任职，先后担任电台台长、参谋、营长等职，参加凡尔登会战和索姆河会战。自1922年，开始在汽车运输兵服役，致力于装甲兵及其运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任运输兵监察部和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装甲师师长和快速部队司令。1938年率部参加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任军长、装甲集团军和装甲集团军群司令、装甲兵总监、陆军总参谋长等职。古德里安在汽车部队任职时，便开始注意当时英、法、苏等国军事专家关于摩托化部队和坦克作战的理论与实践，悉心研究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例。经反复研究与实践，他打破传统，推翻陈见，大胆提出装甲兵是陆军中的“决定性角色”，其他兵种处于辅助地位，以及成建制地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全新思想；主张装甲兵应在空军和摩托化步兵支援下快速突破对方防御，突入敌纵深并分割围歼敌重兵集团，摧毁或夺取重要工业区和原料产地，占领交通枢纽，破坏敌政治、军事中心，迅速彻底击败敌人，从而构成了“闪击战”思想的核心。经古德里安的不懈努力，1935年，在希特勒支持下组建了德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批装甲兵团，为“闪击战”思想付诸实践创造了

物质基础，在对波、法、苏等国的侵略战争中，他指挥由他亲手创建的装甲部队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中，因与希特勒在作战观点上出现分歧而发生争执，两度被解职。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被美军俘虏；1948年获释。1954年5月病逝，终年65岁。

古德里安一生有许多著述，《一个军人的回忆》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国外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书中，他以亲身经历详细描述了德国装甲兵的创建过程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及其经验教训，阐明了他对装甲兵运用的观点，并对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和德军领导机构进行了评论。二战历史表明，包括“闪击战”在内的军事思想反映了坦克、飞机等新技术兵器出现后建军和作战的客观要求，对二战后世界军事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仍会在新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被赋予新的内涵。古德里安的这本战争回忆录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研究古德里安军事思想特别是“闪击战”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必须指出的是，古德里安是积极准备和参与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战犯之一。虽然在军事思想上卓而不群，独树一帜，但是在世界观上却与希特勒一脉相承。古德里安不仅至死也没有对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表示过任何愧疚和反省；反而在书中顽固坚持纳粹主义的立场，倒打一耙，诬陷被侵略国家涂炭德国生灵，美化法西斯德军的侵略罪行，竭力为纳粹的罪行开脱和辩解。对此必须予以批判。为使读者了解本书全貌，也了解古德里安及其思想的全貌，除附录外，对正文未加任何删节，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认真鉴别。

最后，在翻译技术上需做两点说明：

第一，关于地名。本书出现法、波、苏、匈、罗等多个国家的地名千余个，绝大部分按地名字典译出；无从查证的，均按各文种的读音规则翻译。同时，作者在拼写中的多处错误之嫌，能够查证的，予以更正；无从查证的只能依此翻译。因此，不甚准确之处在所难免。

第二，关于附录。本书有附录24则，其主要内容是古德里安签署的作战命令，过于具体和专业，故略去未译，只保留其简历一则。

不妥处望读者指正。

#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与青年时代	( 1 )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 3 )
第三章	希特勒处于权力的巅峰	( 30 )
	吞并奥地利	( 32 )
	吞并苏台德区	( 40 )
	形势突变	( 42 )
第四章	灾祸开始	( 46 )
	战争临近	( 46 )
	波兰战局	( 47 )
	两次战局之间	( 65 )
第五章	西方战局	( 69 )
	准备	( 69 )
	向海峡突破	( 78 )
	占领海峡港口	( 91 )
	希特勒灾难性的停止命令	( 94 )
	向瑞士边境突击	( 98 )
	停战	( 111 )
第六章	1941 年的俄国战局	( 115 )
	战前形势	( 115 )
	准备	( 120 )
	初战	( 128 )



	强渡第聂伯河·····	(141)
	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	(147)
	莫斯科还是基辅? ·····	(162)
	基辅会战·····	(174)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会战·····	(195)
	向图拉和莫斯科突击·····	(212)
	我首次被免职·····	(233)
<b>第七章</b>	<b>退役</b> ·····	(240)
<b>第八章</b>	<b>1942年1月至1943年1月装甲兵的发展</b> ·····	(244)
<b>第九章</b>	<b>装甲兵总监</b> ·····	(251)
	任命和初步措施·····	(251)
	格德勒博士的来访·····	(266)
	“堡垒”行动·····	(268)
	1943年下半年的争论·····	(278)
	决定性的一年·····	(291)
<b>第十章</b>	<b>1944年7月20日及其后果</b> ·····	(301)
<b>第十一章</b>	<b>总参谋长</b> ·····	(312)
	东线的作战·····	(332)
	阿登攻势·····	(338)
	东线的防御准备·····	(340)
	俄军的突击·····	(347)
<b>第十二章</b>	<b>最后的崩溃</b> ·····	(380)
<b>第十三章</b>	<b>第三帝国时期的领导人物</b> ·····	(385)
	希特勒·····	(385)
	党·····	(398)
	中央党部领导和省党部头目·····	(403)
	希特勒的亲信·····	(405)
	政府·····	(406)
<b>第十四章</b>	<b>德国总参谋部</b> ·····	(408)
	是生存还是灭亡? 这是问题的关键! ·····	(418)

<b>附录 我的经历</b> .....	(42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420)
两次大战之间.....	(42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422)
两次大战中所获勋章.....	(423)

## 第一章 家庭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我出生在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sup>①</sup>。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当时是驻波美拉尼亚第2轻步兵营中尉，1858年8月3日出生在图赫尔县<sup>②</sup>的大克罗尼亚。我的母亲克拉拉，原姓基希霍夫，1865年2月26日出生在库尔姆县的尼姆奇克。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我的先辈都是瓦尔特高或东、西普鲁士的农场主和法官。我的父亲是直系亲属中第一个现役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希降生了。

1891年，父亲因军职调动来到阿尔萨斯的科尔马，我自6岁便在这里入学读书，直到我的父亲于1900年12月又被调往洛林的圣阿沃尔德。由于这个小城没有高级中学，我们兄弟俩被送入其他城市的寄宿学校学习。父母收入微薄，又希望他们的两个儿子成为军官，所以选择了将我们俩送入候补军官学校进行深造的道路。1901年4月1日，我和弟弟进入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候补军官学校。1903年4月1日，我从这里转学到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费尔德重点候补军官学校。两年后，我的弟弟也转学到这里。1907年2月我学成毕业。回忆起这段成长的年月，对我的教官们不禁产生深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在军校学生团所受的军事教育极为严酷和单调，但却是建筑在宽容和公正基础之上的。我们的课程以高级文科中学的教程为蓝本，尤其注重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这种教育为我们而后的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的教育水平绝不亚于同级的民办中学。

① 今波兰海乌姆诺。——译者注

② 今波兰图霍拉。——译者注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洛林的比奇，在汉诺威第10轻步兵营任候补军官，直到1908年12月。这个营的营长一直是我的父亲。这使我在经过6年的候补军官学校生活之后，有幸再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1907年4月至12月，在经过梅斯军事学校短训之后，我于1908年1月27日被委任为少尉，任命日期从1906年6月22日算起。自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少尉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步兵营返回它的诞生地汉诺威省靠近哈尔茨山的戈斯拉尔老驻地。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加丽特·格纳订婚，1913年10月1日结婚。自此她就成了我忠实的生活伴侣，与我共同分享那飘摇不定和艰难困苦军事生涯中的苦与乐。

我们婚后的愉快生活被1914年8月2日爆发的战争所打断。在4年的战争期间，我只能利用短期的休假时间去看望我的夫人和小孩。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予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京特。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在1914年5月经过一次重大手术之后，因再也无法服役而退役的。我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典范和军人的楷模。我的母亲是在父亲去世后16年即1931年3月过世的，结束了她善良和仁爱的一生。

1918年停战后，我在东线担负边境守卫任务，先在西里西亚，后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该书的附录中可以了解我军事生涯的详细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直到1922年我一直是在前线参谋部或总参谋部工作，主要受的是步兵训练。但是在科布伦茨第3电报营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月在无线电方面的实践，使我积累了一些知识，它使我在而后几年组建一个划时代的新兵种时受益匪浅。

##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这段时间，我的主要活动都与建立德国装甲部队有关。虽然我本是步兵军官，而且不具备技术知识，但命运注定我与摩托化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秋，我从波罗的海地区返回后，在汉诺威国防军第10旅短期服役。而后便于1920年1月被分配到我原来在戈斯拉尔的老步兵营中担任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之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但现在绝不想重操旧业。因为，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是由于某种不愉快的原因；其次，由于10万人这样一支军队的局限性，要想在你喜欢的一种职务上得以发展，其前途微乎其微。所以，当1921年秋，我的那位可敬的团长冯·哈姆斯贝格上校问我，有没有兴趣重回总参谋部工作时，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答应了，但事情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没有任何音信，直到1922年1月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从德国国防部部队局<sup>①</sup>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报到。从他口中才得知，我已被调到运输兵监察部汽车部队处任职，因为该部监察长冯·奇希维茨将军曾要求在那里配备一名总参谋部军官。我的调令从4月1日生效，但为了使我在到职前有机会对汽车部队勤务有实际的了解，首先把我分配到慕尼黑（巴伐利亚）第7汽车营。

我对这一新的任命满心欢喜，于是立即启程赶到慕尼黑，向该营营长鲁茨少校报到。在而后几年里，我不仅一直和他一道工作，而且

---

<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国防军数量不得超过10万人，取消总参谋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部队局即相当于总参谋部。——译者注

打心眼里敬佩他，他对我也始终十分友好。我住在慕尼黑，在第1连服役，连长维默尔原本是一位飞行员，后来又回到空军当飞行员。在我与鲁茨少校刚见面时，他就向我指明，我将来要到国防部从事汽车部队的组织和运用工作。我在慕尼黑的工作主要就是为这一任务做准备。鲁茨少校和维默尔少尉历尽所能将其工作经验传授给我，使我受益颇大。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向冯·奇希维茨将军报到，急切地想知道他将如何安排我在总参谋部的 new 工作。他对我说，他原先打算让我负责汽车部队运用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参谋长佩特少校却对我的工作另有安排。他认为我应当从事汽车制造厂、加油设备、建筑和技术人员的培养，甚至包括公路、运输方面的事务。对此，我不免大吃一惊。我向将军报告说，我对技术方面的事务实在是毫无准备，不具备胜任这一工作所应有的知识。冯·奇希维茨将军回答道，他原先也希望我担负如鲁茨少校所说的工作，但他的参谋长却搬来1873年的皇家普鲁士战争部工作条例，指出，分配工作是参谋长、而不是监察长的事。因此，他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任命深表遗憾。但他表示，他将设法帮助我在这方面进行系统学习。我想回到我的轻步兵连的请求遭到回绝。

于是，我踏上一条技术之路，不得不努力去接受这一现实。除了几件没有处理完的卷宗之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惟一能依靠的是国防部的几个老同事，他们熟悉档案，精通业务，给了我十分友善的帮助。我的工作确实富于教益，对我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然而最有价值的是由冯·奇希维茨将军主持的一项有关利用汽车运输部队的研究项目。通过这项工作，以及此前在哈尔茨山进行的一次小型实战演练，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摩托化部队实际运用的可能性，同时我也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冯·奇希维茨将军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上司，洞察秋毫，严谨周密。他使我受到良好的教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使用汽车运输部队的实例。不过这些机动通常是在固定战线的后方实施的，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在对敌交战中使用过。未来战争以在固定战线后方的阵地战形式

为开端，这对于无设防的德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战争中实施机动防御。不久，在运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输送问题又引出了对这种运动进行防护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装甲车辆得以有效解决。于是，我就开始搜寻装甲车辆方面的事例，以便从其经验中得到启示。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年轻的福尔克海姆上尉。他不但积累了德国小型战车部队的一些经验，而且还搜集了丰富的敌军坦克部队的经验，对我们的小型陆军极为有益。通过他，我获得一些文献，并依靠这些浅薄的理论开始了对问题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经验都是英国和法国的，我尽力找到他们的资料，认真学习。

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和马特尔的书籍和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想像力。这些具有远见的军人当时已经超越了仅仅将坦克作为一种步兵辅助兵器的桎梏。他们将坦克置于我们这个时代已出现的摩托化的中心，他们也因此成为一种具有宏大气势的新型战争的开拓者。

在一个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便是皇帝。由于国内直到现在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不久我就被誉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了。这其中是因为我曾在《军事周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这本杂志的主编冯·阿尔特罗克将军曾多次找我，鼓动我到杂志社来工作。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军人，喜欢在他的杂志上披露当代的热点问题。

通过这些活动我又认识了奥地利人、《坦克手册》的作者弗里茨·海格尔。我可以在战术方面为他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我一直把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向他学习。

1923年~1924年冬，进行了一次摩托化部队与航空兵协同运用的图上演习。布劳希奇中校即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将演习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重视。于是，他们提议让我担当战术和战史教官。在经过考核之后，上级便命令我进行一次所谓“教官旅行考察”。1924年秋，我来到什切青第2师参谋部服役，冯·奇希维茨将军现已担任该师师长，他又一次成了我的上司。

在此之前，我还在接替奇希维茨监察长职务的冯·纳茨默尔上校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演练和图上作业，科目是与骑兵协同执行侦察

任务，以试验装甲车辆的运用。我们所能使用的只有一种奇形怪状的“装甲运兵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和约所准许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但由于其重量过重，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我对演习的结果很满意。在讲评时我说，希望通过这些演习能使运输部队从后勤兵种演变为战斗兵种。可是我的监察长却对此不屑一顾，粗暴地对我说：“让你的战斗兵种见鬼去吧！它们只配运面粉！”

此后，我便来到什切青为将来到参谋部工作的军官教授战术和战史课。这一新职务使我异常繁忙，面对那些好吹毛求疵和极富天资的学生们，我不得不认真备课，慎重提出问题和答案，详细进行讲解。在战史方面，我认真研究了1806年的拿破仑战局。在德国，对这个战例大都不很重视，因为德国在此役中遭到惨败，自然对此很敏感。但从机动作战指挥角度来看，它是极富教益的。此外，我还研究了1914年秋德国和法国的骑兵史。对1914年骑兵活动的认真研究，对于我在利用机动性方面的战术战略理论不断发展十分有益。

由于在战术演练和图上作业时，我多次利用机会发表我的看法，引起了顶头上司赫林少校的重视，在给我的鉴定中他专门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兴趣。于是，从事了3年的教官职务之后，我再次被调回国防部，分配到由哈尔姆上校领导的部队局运输处，后来处长由韦格中校和屈内中校接任。这个处当时是作战处的一个附属机构。我在的这个部门是新设立的，主要负责处理用汽车运送部队事务。在运送成建制的大部队时，部队局通常使用普通的商业汽车，当时我们再没有其他车辆。鉴于这种运输状况，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遇到许多困难。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法国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比如在凡尔登；但是当时的运输都是在固定战线的后方实施的，而且并不需要将一个师的全部所属马匹和车辆，尤其是火炮快速运送到位。如果是在运动战中，要想利用汽车运送整个师连同其马匹和车辆，那么所需要载重汽车的数量将是惊人的。因此，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对其可行性抱怀疑态度者要远远多于坚信者。

1928年秋，汽车训练司令部主管施托特迈斯特上校邀请我去给他的学生教授装甲车战术的课程。部队局的上司批准了我的这一兼



职。于是，我又重新回到装甲车研究领域，尽管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在装甲车方面我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沾过装甲车的边，而现在却要我去当教官。为此，我必须精心备课，认真研究各种资料。此间，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已出版很多；外国军队在装甲车领域也有显著进展，这可以从他们的勤务条令<sup>①</sup>中得到反映。因此，这次的理论研究要比我第一次在国防部时容易得多。在开始实践时，我们只能利用模型进行演练，好在现在的模型已由过去人力推动的帆布模型，改进为摩托化的铁皮模型。我们在由布施中校和利泽中校指挥的施潘道第9步兵团第3营的热情帮助下，利用这种模型开始了实际演练。在演练中我结识了后来的同事文克，当时他是第9步兵团第3营的副官。我们一起工作，以单车形式，以及一个排、一个连和一个营的建制单位，对装甲车的运用进行系统研究。

虽然实际演练的机会很少，但足以使我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装甲车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前景。特别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在我被派往瑞典进行4周考察时，有幸目睹并亲自驾驶了德国最初的Ⅱ型装甲战车。<sup>②</sup>

我和我的妻子经丹麦前往瑞典，在哥本哈根及其优美的郊区度过了富有趣味的几天。托瓦尔森<sup>③</sup>的美妙雕刻使我们印象颇深。而站在赫尔辛格城堡的平台上，不禁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平台上的时候，灿烂的阳光映照在海峡上，使古老的铜炮显得碧绿夺目。但没有精灵出现。

我们由穆塔拉乘船，渡过约塔运河和瑞典的湖泊。一天晚上，我

---

① 当时英国关于装甲战车的条例已被译成德语，多年来被我们当作思想发展的理论标尺。——作者注

② Ⅱ型装甲车系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生产的，未在战场上使用，后卖给瑞典。——译者注

③ 1770~1844，蜚声国际的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雕刻家，丹麦艺术家。——译者注